

周師母退休，整理辦公室找回當年戴紹曾牧師來韓領會時，送給兩個孩子的小書《戴德生家族九代宣教見證》(God's Grace to nine generations)。二十多年前，兒子們都小，現在趁全家 staycation (放假) 一日，把書交給他們，上款有他倆的名字，下面是戴牧師簽名，在一個早茶時間，他倆輪流讀完小書。作為已退休的母親和將要卸任的父親，仍覺欣慰。

常想基督徒「最好」能與宣教士交往，任何形式都好，不然乾脆自己投入宣教工場，短期都可以。

我和周師母在韓國遠東廣播，同屬外語部門，因此與西方宣教士相處多年，成為人生不能多得的福氣。其中和我們共事十六年的羅珍珠小姐(Miss Pearl Margret Rathbun, 1932-2022)今年六月過世。她隸屬美國協同會(Team, The Evangelical Alliance Mission)。1956年以24歲的芳齡，前赴戰後廢墟般的南韓作英語福音廣播，一直單身。由於同屬一個部門而朝夕相對，竟成為我的真正英語老師。她的家鄉在伊利諾伊州的哥林艾倫(Glen Ellyn)小鎮，1991年我在惠敦大學讀暑期課程時，特別去她家鄉拜訪。看到協同會宣教士的簡樸家居生活，心中留下難忘印象。

還有一年去美國進修前，將大兒子送到珍珠姨姨(aunt Pearl)家去適應英語文化。帶著一個小學五年級的中國男孩生活一個月，不知要多大愛心，這已是二十八年前的故事了！幾個月前，收到她在美國安老院離世的消息後，我回覆寄電郵給我的退休宣教士：「珍珠離世，心感難受。」他回郵說：「不用 sorry，她已回到愛她的主懷中」。是的，羅珍珠宣教士一生奉獻給南韓的英語廣播，是一個平信徒宣教士，不是教會領袖，但她單純的信仰和善良的品格，作為共同使用一個錄音室的中國同工，是完全知道的；只是對她靜默的離去，而感觸良多，然而這不正是宣教士的美麗之處嗎？唯獨天國冠冕，才鑲有真正閃爍的珍珠。

想起另外一個珍珠，光芒四射的賽珍珠(Pearl Sydenstricker Buck)。羅珍珠出生的那年，賽珍珠憑著小說《大地》獲得普立茲小說獎，我這年紀的人都會看過洋人飾演中國農民的同名電影；之後又因她父母的傳記小說而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。她雖為中國宣教士的後人，但是對傳教士文化的傳統和弊端多有批評。這也是我們需要聆聽的。但是我想賽珍珠在江蘇省鎮江故居的紀念館和她的作品，也會在更廣的領域成為教會的光芒。雖然她不受教會傳統的束縛。

看到兒子立刻將戴德生名言鋪在臉書：「**假使我有一千英磅，中國可全數支取；假使我有千條性命，沒有一條不留給中國...**」，幾乎遺忘的獻身豪情，仍能燒動心靈。想起H地區和E地區的夥伴們；甚願，無論羅珍珠或賽珍珠，甚或我們任何人，都可以有這樣的心願，尤其經歷了這幾年疫情無常的考驗，再回頭問：為何而活？為誰而活？宣教士的委身豈不像黑夜的珍珠，照射了答案嗎？！（寫於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葬禮翌日）